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五

明 李清 撰

南史二十五

延之 峻子琮 阮韜 延之子綸之

王悅之

王准之 從□逡之 □□思遠 珪之 進之 猛

王裕之字敬弘晉驃騎將軍廙曾孫名同宋武帝諱故

以字行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為天門太守及之郡妻弟荆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過已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為桓氏贅壻乃遣別舟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後為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塘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宋武以為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宋協

宋書宋作宗

亦有高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為外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初讌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即便祇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茍違也除廬陵王義真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元嘉三年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帝問以疑獄敬弘不對帝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帝甚不悅雖加禮敬亦不以時

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帝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光禄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駕幸冶亭餞送十二年徵為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不拜東歸帝時不豫自力見之十六年以為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復申前命復辭

宋書載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帝拔臣蠻荊遇以國士陛下嗣徽特蒙養齒雖懐犬馬之誠實無

塵露之盃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永絶天光淪沒邱壑

謹冒奉表傷心久之

明年卒於餘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昇明三年追謚文

貞

宋書載順帝詔曰王敬弘德數象魏道藹邱園高挹

榮冕疑心塵外兼以累朝延賞聲華在詠尚想遥芬

興懷寢寤便可詳定輝謚式旌追典

敬弘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碁發八勢所居

舍亭山林澗壑環周備登臨之美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問爲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帝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婢戴五條辮著青紋袴襬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視女遇尚之他適寄齋中臥俄尚之還敬弘還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且去尚之遂移他室帝將爲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幼既許孔淳之息矣子恢之被名爲秘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

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帝
嘉之並見許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載見輒輒趍日
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
乏教甯越不聞被捶恢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
弘䞨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晝恢之求辭敬弘呼
前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弟子秀
之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爲太子舍人
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欲與結婚秀

之不肯以此頻爲兩府外兵叅軍

南齊書曰秀之遷桂陽王休範司徒從事中郎知其

將及屢辭不就

後爲晉平太守朞年求還或問其故荅曰此郡沃壤珍

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

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表請代時人謂

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爲豫章王嶷驃騎長史嶷於荆

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武帝即位累遷都官尚書

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羡之傳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書深𠟭以靜退瓚之為兵部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為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為隨王子隆鎮西長史南郡內史

南齊書曰州西曹荀平遺秀之交知書不答平乃遺之書曰僕聞居謙之位既刊於易傲不可長禮明其

文是以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軻之節皆以禮而然丈夫處世豈可寂寞恩榮空為後代一邱土僕耿介當年饑寒白首成人之美春秋所善薦我寸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益實非祿祿有求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為四海國士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德權行為之者哉第五之號既無易於驃騎西曹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若此非典何宜施於國士如其循禮禮無不答謹以相還亦何

犯於逆鱗哉君子處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貴與戚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為寶足下以位為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古人絕交不泄惡言僕無以相貽故薦質者之贈平頴川人豫章王嶷為荆州平獻書令減損奢麗王優教酬答尚書令王儉當事平又與書曰足下建高世之名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至是南郡綱紀啓隨王子隆請罪

平平上書自申

後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先為諸王長史行事便嘆曰仲祖之識見於已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為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櫬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簡延之字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為司徒左長史

清貧居宇穿漏褚淵以啟宋明帝即敕材官為起三間
齋屋歷吏部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齊高輔政朝野之
情人懐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
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齊高以此善之齊建元元
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禄大夫阮韜俱宋領
軍將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為第
一延之次之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
高帝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

月旦故邪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裕玄孫為南兖州别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求㒷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為一雙韜與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至始興王鑑師卒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内未嘗出户吏民罕得見雖子弟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詠而已後為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誕師卒謚曰簡子

綸之字元章為安成王準記室恭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司徒袁燦聞而嘆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為重貴遊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為高自綸之始也齊永明中歷侍中出為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

王瑞國讀史質疑曰甚矣綸所尚友雜而不倫也許靖辜劉璋恩踰城降敵已非徐穉比而况華歆名節掃地尤為高士羞稱乎陳謝有知當有十年餘臭之

恨矣

為政寛簡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琅琊城綸之與光禄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為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敬弘至綸之並方嚴皆尅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之子晣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瀹欲遣參之孔珪曰何假參此豈有全禮以憂卒峻字茂遠秀之之子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為桂陽内史

梁書曰會義師起上流諸郡多驚擾峻閉門静坐一

郡恬然百姓賴之
梁天監初為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累遷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仕進覽自吏部尚書出為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峻為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遷金紫大夫未拜卒謚曰惠子琮為國子生尚始興王鑑女繁昌公主琮不慧為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

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
亦不藉殿下姻媾為門戶耳
王鎮之字伯重裕之從祖弟父隨之上虞令鎮之為剡
上虞令並有能名桓玄輔晉以為大將軍録事參軍時
三吳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内史王愉不奉符
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為
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
宋書曰及玄敗玄將苻宏寇亂郡境鎮之拒戰彌年

子弟五人並臨陣見殺

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為子操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後為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為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禄蕭然無營去官日不異初至宋武初建相國府為諮議參軍領録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武帝踐祚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字方平少孤貧為

外祖徵士何準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咸貴重之仕晉為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求為烏傷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為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母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及宋武辟召一無所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為吏部尚書奏弘之為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即位敬弘為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

徽為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内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依巖築室謝靈運顔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多居之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世就

閭纂戎先業旣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若遺一介相存真可謂千載咸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其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吳興太守明帝初興與四方同抗命戰敗歸降被宥終中散大夫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父寧黃門侍郎萬齡少知名爲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繼爲昶司馬時謂

親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後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曇生弟普曜子晏另見思遠晏從父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並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遇害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相資贍年長為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齊建元

初歷竟陵王子良司徒録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子良素好士並蒙賞接思遠求出為遠郡除建安内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武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詔舉士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暠之陳郡殷叡時邵陵王子貞為吳郡除思遠為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為得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畧贓私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畧叔父文季並請止之思

遠不從業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為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

南齊書載表曰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在顯要悽悽丹赤守之以死今若祇膺所忝三公不足為泰犯忤之後九泉未足為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此心此志可憐可矜窮則呼天仰祈一照

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

未知將來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户不失後名晏曰方啜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内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内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否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答思遠退後晏方嘆曰天下人遂有勸人死者旬日晏及後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

祏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己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後猶令人交帚拂其坐處帝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日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横唐突鄉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帝既誅晏思遠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曰貞思遠與

顗嵩之善嵩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矜恤甚至嵩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信位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羲之曾孫中書令獻之孫也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爲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爲吏部郎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宋明帝

泰始中為黃門郎御史中丞帝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以為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史太官大醫諸署時承奢侈後姦竊者衆恱之按覆無避得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呪詛恱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捶之乃卒帝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密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

王准之字元魯晉尚書僕射彬玄孫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習朝

儀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桓玄篡位以為尚書祠部郎宋武起兵為太尉主簿出為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常作五言詩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曰猶差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

令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縉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宜同節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為丹陽尹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録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乏風素情猾急不為時流

所重撰儀注咸見遵用卒贈太常子興之與之子進之
仕齊位給事黄門侍郎扶風太守梁武舉兵所在響應
隣郡多請進之同遣修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梁
武嘉之後累官左衛將軍封建寧公子清位安南將軍
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殺大尉王僧辯遣陳文攻僧辯
壻杜龕龕告難於清引兵援龕大敗陳文自吴興追奔
至晉陵時廣州刺史歐陽頠亦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
清而歸陳武子猛

猛傳陳隋書皆無必延壽所補

猛字世雄本名勇五歲父清遇害陳文軍度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擕遁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孝宣立乃始求位大建初釋褐鄱陽王伯山府中兵參軍猛慨慷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侯子累遷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

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比漢趙廣漢至德初徵為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比周害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内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即擒靖送建鄴進爵為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詔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隋師濟江猛摠

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並隸猛督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淸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槀不食嘆曰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臣節及審後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赴京歸欵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即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摠管洸

便留嶺表經略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後主入京詔
賜宅及什物甚厚遣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驛奏聞
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大悅楊素入賀因曰昔漢武
此地聞喜用改縣名王猛今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
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繕為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於
廣州帝聞而痛之遣使弔祭贈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
仍授普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續表陳猛志求葬關中
詔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軍事謚

曰成納之弟子逡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昇明末尚書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逡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逡之先上表立學更撰世行五卷國學久廢齊建元十二年逡之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又兼著作永明起居注後位光祿大夫逡之率素衣裳不澣几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啟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秘閣素他見

論曰昔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於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地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所謀乎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六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五　南史二十六

王懿

垣護之 弟子從祖 從祖從父閎 崇祖 從兄崇祖 閎弟子曇深

張興世 子欣泰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祖宏仕趙石虎父苗仕秦符堅

皆至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燕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與家屬相失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啣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與叡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

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
百許里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見犯晉宣元二
帝諱故皆以字行叡字元德北土重同姓並謂之骨肉
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一人不至以為不義
不為鄉邑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
遠來歸愉愉接遇甚薄因至姑孰投桓玄值玄篡易輔
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
今之起者恐不足濟大事元德果勁有計略宋武甚知

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閙其謀謂元德曰天
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無遠慮好冒夜出
入今取之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為玄所害仲德竄走會
義軍尅建鄴仲德抱元德子方回俟宋武抱方回於馬
上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
仲德為鎮軍中兵參軍宋武伐廣固仲德為前驅戰輙
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冦逼衆議並欲遷都仲德正
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鎮

六合妖寇豕突恃我遠征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日投草莽則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宋武悅及與循戰左里仲德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半城咸受統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衆軍進

據潼關長安平以仲德為太尉諮議參軍宋武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為王基遷都宜俟文軌大同宋武深納之使衛送秦主姚泓先還彭城宋武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魏棄河南司兗三州定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

宋書載仲德言曰卤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

戈北歸併力完聚若河冰冬合將復南犯豈不為三

軍之憂

愚按宋書索虜傳云文帝將恢復河南遣殿中將軍

田奇告虜主燾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

修復舊境燾大怒謂奇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

我地此豈可得若不進軍令權當斂戍相避須冬行

冰合自更取之此兵機也乃對敵使言之耶若果宋

武先露之則奇必歸傳之若奇歸傳之則宋君臣內

外必盡知之三軍何以皆喜仲德何以獨憂資治通
鑑削去謂奇二字已知其訛然猶存此數語何也
諸軍進屯靈昌魏軍於委粟津渡河虎牢洛陽並不守
彥之聞二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敗虎牢
無以自立理數必然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強兵
若便捨舟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
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
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

年又為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諡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祀之子正循嗣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為征北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昇明中為巴陵内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武帝永明年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史

到彦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義旗將起彦之家在廣陵臨川王道規克桓弘彦之時近行聞事捷馳歸而道規已南渡江倉卒晚方獲濟及至京口宋武已向建鄴孟昶居守留之及見宋武被責不自陳昶又不申理故不加官義熈元年補鎮軍行叅軍六年盧循逼都彦之與桓道濟掩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佷山縣子武帝受命進爵為侯彦之佐命荆楚垂二十

戴威信為士民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虐害內懼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若料彼不貳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羨之等即欲以彥之為雍州帝不許徵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與晦晦由此大安元嘉三

年討晦進彦之鎮軍戰於彭城洲不利咸欲退還夏口
彦之不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因監荊州州
府事改封建昌縣公其秋遷南豫州刺史監六州諸軍
事鎮歷陽帝於彦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
遣彦之制督王仲德竺靈秀尹沖段宏趙伯符竺靈真
庾俊之朱脩之等北侵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裁行十里
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虎牢洛陽守
兵並去彦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杜驥守金

墉十年魏軍向金墉城次至虎牢杜驥奔走尹冲衆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冰將合糧食又罄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藏為空帝遣檀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棄軍伏誅明年夏起為護軍九年復封邑固辭明年卒乃復先戶邑謚曰忠孝建三年詔彥之與王華王曇首配食文帝廟庭二子元度仲度兄弟並有才用皆早卒仲度子

撝字茂謙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撝功臣後自長兼左民郎中擢為太子洗馬撝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游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撝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將殺撝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撝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貶素自立帝崩弟賁讓封還撝朝議許之弟遹元徽中為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起兵陳史陳顯達

亦起兵以應朝廷遁猶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

見兩三人持埿刷其家門須臾滅明日遁死問至撝懼

詣齊高謝即板撝中軍諮議參軍武帝即位累遷司徒

左長史宋明武帝與撝同從宋明帝

南齊書無宋字蓋明帝薨也南史誤

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帝對剖食之帝又數游

撝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為御史中丞

駕幸丹陽郡宴飲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謂庾杲之曰

曡爾蠻荆其俗鄙復謂虞悰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晏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晏先爲國常侍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爲故以此嘲之王敬則執榠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爲左丞庾杲之所糺以續論再遷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撝問訊不脩部下敬爲有司所舉免官後爲五兵尚書廬陵王子卿中軍長史卒子沆嗣沆字茂瀣幼聰敏五歲時父撝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

便能諷誦及長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梁天
監初為征虜主簿武帝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以
為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待詔校
定經史沆通籍焉武帝宴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
為二百字三刻便成沆於坐立奏文甚美俄以洗馬管
東宮書記及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
者為侍郎以沆為殿中曹侍郎此曹以文才選沆從父
兄溉洽並有才名相代為之見榮當世遷太子中舍人

沆為人謙敬口不論人短任昉范雲皆與善後卒於北中郎諮議參軍所著詩賦百餘篇携弟子溉字茂灌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坦提携溉洽二人廣為聲價所生母魏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為二兒推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為山澤遊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

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
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為儔任君本
達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絶塵到復見黄中劉時謂昉為
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除尚書殿中郎後為
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
代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秋涼日溉答云余衣本百結
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康夫貪還為太子中舍人溉
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答武

帝用為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人湘東王繹為會稽太守以溉為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勅繹曰到溉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溉常夢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脫帽與之於是密敬事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問方四尺毀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民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輙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溉忤之如初

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後者門鴟尾被
震溉左遷光祿大夫所莅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
聲色虛室單床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
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後為散騎常侍中國子祭
酒表求列帝所撰正言於學請置正言助教二人學生
二十人尚書左丞賀琛又請加置博士一人溉特被帝
賞接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
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為笑樂溉第居

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斂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咲其見親愛如此石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溉奕棊入第六品常與朱异韋黯於御座校棊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禄大夫散騎常侍養疾溉少有美名遂不為僕射人為之恨溉澹如也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

初與弟洽恒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為寺蔣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溉得祿俸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帝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性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臥疾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極歡而去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劉勒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絕便斂斂以法服先有家衾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侄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

經讚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

時朝廷多事遂無贈謚

梁書曰詔贈本官

有集二十卷行於時

梁書曰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子鏡字圓照初在孕其母夢懷鏡及生因名焉鏡五歲便口授為詩婉有辭況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

溉卒鏡子蓋早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帝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帝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溉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後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溉弟洽字茂沿清警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玄保以為外氏

洽年十八爲徐州迎西西曹行事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每稱其兼資文武朓後吏部欲薦之之洽覩時方亂深相拒絶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號居士任昉與洽兄沼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嘆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梁武帝嘗問待詔丘遲曰到洽如何沆溉遲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爲太子舍人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匹帝謂

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選司徒主簿直待詔省勅使抄甲部書為十二卷後為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勅撰太學碑累遷尚書吏部郎請託不行徙左丞準繩不避貴戚時帝欲親戎軍國禮容多自洽出尋遷御史中丞號為勁直少與劉孝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

顏氏家訓曰洽初彈孝綽其兄溉以與孝綽善苦諫

不得乃詣孝綽涕泣告别而去

孝綽託與諸弟書實欲聞之湘東王繹公事左降猶居

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溉為左民尚書洽

引服親不應有礙敕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

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别也出為尋陽太守卒贈侍

中謚曰理

梁書載昭明太子與晉安王綱令曰明北兗到長史

相係凋落傷怛不能自已去歲陸太常殂殁今茲二

賢長謝陸生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閑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皆海内俊乂東序秘寶遊處周旋並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天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

洽美容質善言吐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膝伏深嘆之集行於世子仲舉另見

垣護之字彦宗略陽垣道人族姓豪強趙石虎時自略陽徙鄴父苗仕南燕慕容超為京兆太守宋武圍廣固苗與兄尚書遵踰城降並以為太尉行參軍後仍家下邳護之少倜儻不拘小節形雖短陋而氣幹強果元嘉初為殿中將軍隨到彦之北侵魏彦之將回師護之書諫

宋書載書曰閒節下反旆竊所不同但使竺靈秀速進滑臺助朱修之固守節下大軍徑擬河北則牢洛游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者猶張胆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乎

彥之不納散敗而歸文帝聞而善之累遷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以百舸為前鋒進據石

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

宋書載護之言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亦衆況事殊

往日豈得計士衆傷痍願以屠城為急

不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

艚連以鐵鏁三重遂斷河絶護之還路水迅急護之中

流而下每至鐵鏁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

舸餘舸並全留戍麋溝城還戍淮陰領濟北太守三十

年帝遇弑崩還屯歷下孝武入討率所領馳赴帝以為

冀州刺史及南郡王義宣反兗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內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義宣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出鎮新亭玄謨求救帝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大破賊將龐法起

宋書曰玄謨以衆寡相懸請退還姑熟元景不從將悉衆赴救護之勸分軍援之元景然其計乃以精兵

配護之赴梁山及戰護之見賊艦累水謂玄謨曰當以火平之即使隊主張談等焚賊艦風猛水急賊軍奔散梁山平

元景乃以精兵配護之追討會朱脩之已平江陵至尋陽還封益陽縣侯後拜青冀二州刺史鎮歷城

宋書曰世祖以歷下要害欲移青州并鎮歷城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歸順者

易近息民恚遠中王威乃安邊上計由是遂定
大明二年徵為右衛將軍還於道聞竟陵王誕據廣陵
起兵護之即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
轉臨淮太守徙豫州刺史所蒞多聚斂七年坐下獄免
官明年起為太中大夫未拜以憤卒謚壯侯崇祖字敬
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也父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弒
逆以副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手行大逆亦領軍隸柬
詢之規殺之慮柬不同柬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

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東色動詢之覺之即共定謀遣召超超疑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逕往斫之殺其僕於床固與東南奔時孝武已即位以為積射將軍梁山之役力戰中流矢卒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䕶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後隨徐州刺史薛安都入魏尋又率門宗據朐山歸宋

南齊書曰魏鹵陷徐州垣崇祖為其將游兵琅琊閒不復歸密遣人於彭城迎母欲南奔事覺鹵執其母

為質崇祖妹夫皇甫肅兄婦乃薛安都女故卤信之
肅仍將家屬及崇祖母奔朐山崇祖因將部曲據之
遣使歸命
求淮北立功明帝以為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
南齊書曰朐山邊海孤險崇祖嘗浮舟水側冀有急
得入海軍將得罪亡叛具告魏卤卤遣步騎二萬來
襲屯洛要去朐山二十里時崇祖送客未歸城中驚
恐皆下舟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卤來非大舉正是

誠信一說曷遣誑之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歛集鄉等可急去二里外大呼而至唱言艾塘義人已破鹵須戍軍速往相助逐退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令人持兩炬火登山鼓呌鹵參騎謂軍備甚盛乃退崇祖啟宋明帝以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乃以為輔國將軍北琅琊蘭陵二郡太守崇祖數陳計欲克復淮北適鹵冦淮南崇祖啟將輕兵深入出其不意進可立勲退可

絶其窺覦宋明帝許之崇祖將數百人入邊界七百里據南城固蒙山扇動郡縣邊帥大衆攻之其別將梁湛母在邊乃執湛母使告部曲曰大軍已去獨住何為乎是衆情離阻一時彝退崇祖謂左右曰今若俱退必不獲免乃住後力戰大敗追者而歸

封下邳子及齊高鎮淮陰崇祖時戍朐山旣受都督祇奉甚至齊高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其妹夫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遂密布誠節時齊高威名已著宋明帝

尤所忌疾徵為黄門即規害之崇祖建策以免由是甚見親叅豫密謀元徽末齊高懼禍令崇祖入魏崇祖即以家口託皇甫肅勒數百人將入魏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召崇祖還都及齊高新踐阼恐魏來伐借送劉昶為辭以為軍衝必在壽春非崇祖莫可捍禦乃徙豫州刺史監豫司二州諸軍事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

南齊書曰時𢊍馬步號二十萬崇祖召文武議曰賊衆我寡必用奇制之當脩外城待敵城既廣闊非水

不固今欲堰肥水為三面險象意不同崇祖曰若捨
外城虜必據之外脩樓櫓内築長圍表裡受敵坐以
待擒守郭築堰是吾不𨻶之策也
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
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
水一激急逾三峡自然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制邪及魏
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
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魏

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帝獨許之及破魏軍啟至帝謂朝臣曰崇祖恒是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為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乃啟求鼓吹横吹帝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魏復攻淮北啟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聞内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虜豈敢置戍實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殺之不盡耳

魏果夸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武帝即位為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嶷有盛寵武帝在東宮崇祖不自附及破魏軍詔使還朝與共密議武帝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抱自今以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及去後高帝復遣荀伯玉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武帝以為不盡誠心銜之永明元年詔稱其與荀伯玉搆扇邊荒殺之故人無敢至者獨前豫州主簿夏侯恭叔出家財為殯時比之欒布恭叔

譙國人宗祖為豫州聞其才義辟為主簿兼掌書翰高帝即位方鎮皆有賀表王儉見崇祖啟咨嗟良久曰此恭叔辭也時宋氏封爵隨軍遷改恭叔以柳元景中興元勲劉勔殞身王事不宜見廢表論之甚有義理事雖不從優詔見答後為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咸以善政所致榮祖字華先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魏武魏文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

君輩無自全之技何異羊犬乎宋孝建中為後軍參軍
豫州刺史護之榮祖伯父也其子襲祖為淮陽太守孝
武以事從之嶺南護之不食死帝疾篤又使殺襲祖臨
死與榮祖書曰弟常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初
即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僕射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
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下
官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
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

行足致餘殃令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為安都將領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祖携家屬南奔朐山齊高在淮陰榮祖歸附齊高保持之及宋明帝崩齊高書送榮祖詣僕射褚淵除東海太守淵謂之曰蕭公稱卿幹畧故以郡相處榮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曰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盡脫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元徽末蒼

凶狂恒欲危害齊高齊高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贊成之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一旦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便有叩臺門者公事去矣蒼梧明夕自至領府扣門欲害齊高齊高嘗以書案下安鼻爲楯以鐵爲書鎮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欲以代杖蒼梧至府而日且申令室須至一處作適還當取奴尋遇殺齊高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豫佐命勲封將樂縣子永明二年

為尋陽相南新蔡太守被告作大形棺材盛伏使鄉人戴渡江北柴驗無實見原後拜兗州刺史初巴東王子響事起方鎮皆啟子響為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啟皆不得通事平後帝乃省視以榮祖為知言九年卒從弟歷生亦為騎將位太子右率性奇暴與始安王遙光同反誅閎字叔通榮祖從父也父遵位員外常侍閎為宋孝武帝南中郎參軍及即位以為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

閭罷州還資財鉅萬帝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蒱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閭還至南州而帝晏駕擁南資為富人明帝初以為司州刺史北破薛道摽封樂鄉縣男出為益州刺史罷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帝猶嫌其少及閭至都詣廷尉自簿先詔獄官留閭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閭被賧刺使歷度支尚書衛尉齊高輔政褚淵為子晃求閭女閭

辭以齊大非偶齊髙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歡即以晃
婚王佃女謂豫章王嶷曰前欲以白象與垣公婚重其
夸澹耳事雖不遂心常依然白象晃小字也及即位以
有誠心封爵如故卒於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定子憘伯
襲憘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為武帝所重以為直
閤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地勢陵之後出為巴西梓
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為益州刺史曰每憶昔日俱在閤
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誣其罪馳信啟之又輙

遣蕭寅代憘伯為郡憘伯亦别遣啟臺閉門待報寅以丘園之齊明帝輔政知其無罪不欲爭文和乃救憘伯解郡還為寅軍所躡束手受害閔弟子曇深以行義稱為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以買宅奉兄退無私畜先是劉楷為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為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閎為交州閎弟閔又為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閔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卒儉惆悵良久曇深妻鄭氏字獻英

滎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至鎮晝夜紡織
傍無親援年既盛美甚有容德自厲冰霜無敢望其門
者居一年私裝已具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
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羈䰟不反而其孤
藐幼妾若一同灰壤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
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
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
方州里稱美又有吳興丘景賓字彥先亦以節義聞父

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産畜景賓悉讓與兄鎮之鎮之又推齋屋三間與之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嘆曰聞柳下惠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終於奉朝請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為興世少家貧白衣隨王玄謨伐蠻

宋書曰每戰輒有擒獲玄謨舊部曲諸將不及甚奇之

後隨孝武鎮尋陽補南郎參軍軍督護

册府元龜曰興世為遊擊將軍北伐次下邳號令嚴明下邳人多欲降者興世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遠去鄉里非朝廷弔民本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辛苦諸人感悦

從入討元凶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謨出梁山有戰功明帝即位四方多叛進興世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子勛師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尚書褚淵就赭圻行

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板不供由是有黄紙札時臺軍據赭圻子勛兵據鵲尾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强地勝今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逼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乃制勝之竒沈攸之吳喜並賛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輙復如此使敵不為防敵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

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

資治通鑑曰錢溪江岸最狭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舟下必來泊岸又有横浦可藏舟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過於此

乃往據之

宋書曰興世夜渡湖口至散頭因復回下疑之其夜四更值風乃舉帆直前賊亦遣胡靈宿諸軍於東岸相翼而上興世夕宿景江浦賊亦不進乃夜遣黄道

慓領七千舸徑據錢溪營立城寨明旦興世與軍齊

集

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衆顛恇曰賊掠人肝臟裹云何得活是月朔諸析軍士伐木為栅遇一童子于青山曰下旬當平無為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

宋書曰時興世城寨未立司徒建安王休仁慮賊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形勢命沈攸之等以皮艦二十攻賊濃湖苦戰連日是日胡果率衆軍欲攻安世于錢溪未至數十里袁顗以濃湖之急追還錢溪城寨乃立賊連戰皆敗

興世又遏其糧道敵衆漸飢

宋書曰劉胡遣偽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陵迎糧運仲玉至南陵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竪榜

為城規欲突過至責口遣間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
興世與壽寂之任農夫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責口擊
之交戰盡日仲玉走還頵營悉虜其資實賊衆大敗
震
劉胡棄軍走袁顗仍亦奔散興世遂與吳喜共平江陵
遷右軍將軍封作唐縣侯歷雍州刺史右衛將軍以疾
徙光祿大夫尋卒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江
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忽生洲年

年漸大及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行子興泰字義躬不以武業自居好隷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張郎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歷諸王府佐

宋元嘉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刼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病卒欣泰兄欣華時為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待之齊建元初為尚書都官郎武帝與欣泰早經欵遇及即位以為直閤將軍後為武陵内史坐贓私殺人被糾見原還復為直閤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或以啓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駕出新林勑欣泰廉察欣泰停仗松下飲

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啓帝帝大怒遣出數日意釋召謂曰卿不樂武職當處卿清貴除正員郎出為鎮軍南中兵參軍南平内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帝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為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

南齊書曰彼凶狡相聚所以為其用者或利賞逼威

無由自潰

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擒也諧之不從進江

津尹略等且殺事平欣泰徙為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
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重數與談宴意遇與謝朓相
次典籤密啓之帝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
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聲伎雜藝頗多閑解
明帝即位為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
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並優詔報答建武二年魏圍
鍾離欣泰為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
南齊書載欣泰移魏將曰聞攻鍾離是子失策乃復

令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攻而不拔誰之恥耶假令能拔以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艫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偃卧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絶偏師淮左其不能守可知如其不拔吾且假法于魏之有司以請子過若挫兵夸衆攻不卒下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當別有深致乎吾所不能量昔魏之太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未半皆算失所為前

鑒未遠已忘之乎鹵欲於邵陽築城崔慧景患之欣泰曰鹵之築城外示誇大實懼我躡其後今若説以彼此罷兵其患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往説果引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疋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説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

南齊書曰勝之既不足為武敗則徒喪成功不如許之

慧景乃聽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啟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為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守備事寧除廬陵王子卿安東司馬梁武起兵東昏以欣泰為雍州刺史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含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同契會東昏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

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刃於坐斫元嗣首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蠱兒傷數創手指皆墜居士踰墻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因行廢立旣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欣泰胡松等皆被害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

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後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三十六

論曰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關之役檀主咸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蔺生之志而無關公之憤長者哉道豫雖地居豐沛榮非恩假時歷四代人焉不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殆為優矣垣氏宋齊之際世著武節崇祖陳力疆場以韓白自許終罷杜郵之酷痛哉與世鵲浦之奇遠有深致其埀組建旆豈徒然

也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六